

標點宋人平話

新編五代史平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標點宋人平話

黎烈文標點

新
編
五
代
史
平
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例言

- 一、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。
- 一、本書以武進董大理授經據宋巾箱本景刊之五代史平話爲原本。
- 一、本書原本，俗文譌字，彌望皆是，今版一概不改，以全原書真面。
- 一、本書原本，殘闕之處，用…號表之。
- 一、校者學識淺陋，本書標點，錯誤之處甚多；如承讀者詳爲指正，不勝感盼。

黎烈文謹識
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。

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

詩曰：

龍爭虎戰幾春秋？

五代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。

興廢風燈明滅裏，

易君變國若傳郵。

粵自鴻荒既判，風氣始開。伏義畫八卦而文籍生；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。作十三卦以前，民用便有。個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做着那弓箭，威服乖爭。那時諸侯皆已順從，獨蚩尤共着炎帝，侵暴諸侯，不服王化。黃帝乃帥諸侯，與兵動衆，驅着那熊、貔、貅、獠、虎，猛獸做先鋒，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地，鬪經三合，不見輸贏。有那老的名做風后，乃握機制勝，做着陣圖來獻黃帝。黃帝乃依陣布軍，遂殺死炎帝，活捉蚩尤。萬國平定，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，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。此後虞舜征伐三苗，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，過了七十個日頭，有苗歸服。如湯伐桀，武王伐紂，皆是以臣弑君，篡奪了夏殷的天下。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，後來周室衰微，諸侯強大，春秋之世，二

百四十二年之間，臣弑其君的也有，子弑其父的也有，孔子聖人，爲見三綱淪，九法廢，乘那直筆，做一卷書喚做春秋，褒獎他善的，貶罰他惡的。故孟子道是：「孔子作春秋，而天下亂臣賊子懼。」只有漢高祖——姓劉字季——他取秦始皇天下，不用篡弑之謀，真個是：

手拿三尺龍泉劍，

奪却中原四百州。

劉季殺了項羽，立着國號曰漢。只因疑忌功臣，如韓王信、彭越、陳豨之徒，皆不免族滅誅夷。這三個功臣，抱屈啣冤，訴於天帝。天帝可憐見，三功臣無辜被戮，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：韓信去曹家托生，做着個曹操；彭越去孫家托生，做着個孫權；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，做着個劉備。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：曹操篡奪獻帝的，立國號曰魏；劉先主圖與復漢室，立國號曰蜀；孫權自與兵荆州，立國號曰吳。三國各有史，道是三國志是也。從這曹操開端篡漢，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局段，篡了魏；隋楊堅篡了周，楊帝弑了父親，淫了父妾，自立爲帝，荒淫无度，靠他混一天下，張着錦帆，造着迷樓，一向與妃子遊蕩忘返，便饑饉荐臻，盜賊蜂起，都不顧着邵康節有詩道是：

螻蟻人民食土地，

沙泥金帛悅姬姜。

煬帝恁地荒淫无道，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，向地名江都將煬帝殺了，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，尋受隋禪，革命爲唐。秦王名世民的，將那哥哥太子建成殺了，傳位爲皇帝，號做太宗。自登極後，從魏證之諫，用房元齡，杜如晦做宰相；用李靖，蘇遜做將帥。正觀年間，米斗三錢，外戶不閉，馬牛犂畜，遍滿原野；行旅出數千里之外，不要賣帶糧草；蠻夷君長，各各帶刀宿衛，係頸闕庭；一年之間，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。當時恁地太平！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觀天文，推測世運。袁天綱在司天臺无事，把那世數推驗，做一個圖讖。正在推算，忽太宗到來，說得袁天綱疾忙起來，起居聖駕。太宗待觀他算個甚麼文字，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，叫：「陛下不要看觀！」便口占一詩道：

茫茫天運此中求，

世代興亡不自由。

萬萬千千說不盡，

何如推背去來休。

袁天綱道：「天地萬物，莫能逃乎數。天地有時傾陷，日月有時晦蝕。國祚之所以長短，盜賊之所以生發，皆有一個定的數在其間，終是彈避不過。」那讖上分明寫出兩句來，道個甚的？

非青非白非紅赤，

川田十八無人耕。

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個字謎。非青非白非紅非赤，真是個黃的色。這是「黃」字分曉；川田十八，這是個「巢」字分曉。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謎了，直到大唐第一十八個的皇帝，喚做僖宗皇帝，——小名做僊，在後改名做儼，是懿宗皇帝的第五個兒子。——初封普王；咸通十四年七月，懿宗崩，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、韓文約兩個，策立普王即皇帝位。大赦天下，改年號做乾符元年。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。自僖宗登極後，關東連年旱乾，田禾不熟，百姓飢餓，流徙四散。嘗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，表文曰：

「臣聞國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柢；若秋冬培溉其本根，則春夏枝葉榮茂。切見關東境內，連年旱災，禾稼无可割刈，所至饑荒，人无依倚，待盡溝壑。朝廷雖加存卹，蠲免餘稅，實无可徵。而州縣文移督趣甚急，動加捶撻。雖撤屋伐木，雇妻鬻子，僅可供給催租吏卒酒食之費。朝廷倘無實惠撫存，百姓委實生受。乞勅州縣，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，盡與住徵；仍開發義倉，亟加賑給。庶人蒙實惠，如解倒懸。臣愚昧死謹言，伏候 睿旨。」臣盧攜表上。」

僖宗方在幼冲，縱有忠臣直諫，怎生省得？只靠那丞相路岩，排行喚佐路十的，處置軍國大事。奈緣路十蒙蔽聖聰，向僖宗根前只奏道：『四境無虞，兵戈頓息，四時順序，禾稼豐登。』卻嫌着盧翰林進那一表，奏道：『盧攜妄奏災旱，炎威聖聽，合該賜死。』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，密令差去的人員，剔取他結喉三寸以進，驗他死的虛實。朝廷行着這般政令，无一人敢奏事進言。到那十一月，有那秀才王仙芝，是那鄆州人氏，同着那濮州秀才尚君長、齊州王璠、維州楚彥威、淄州蔡温、玉，因就試長安，試官只取勢家子弟應選，這幾個秀才皆是寒族，怨望朝廷，爲見蝗虫爲災，天下饑饉，遂結謀聚衆，在那鄆、曹、濮三州反叛。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，真個是：

不向長安看花去，

且來落草佐英雄。

王仙芝倡亂之後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爲盜，剽掠州縣。蓋是世之盛衰有時，天之興廢有數，若是太平時節，天生幾個好人出來扶持世界；若要禍亂時節，天生幾個歹人出來攪亂乾坤。且說曹州 冤胸縣，有個富人黃宗旦，家產數萬，販鹽爲生，喜聚集惡少，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，黃宗旦妻懷胎，一十四個月不產。一日，生下一物，似肉毬相似，中間卻是一個紫羅襪裏得一個孩兒，忽見屋

中霞光燦爛，宗旦向妻道：「此是不祥的物事！」將這肉毯使人攜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。歸來不到天明，這個孩兒又在門外啼叫。宗旦向妻子道：「此物不祥，害之恐惹災禍。」遣伴當每送放曠野。——名佐青草村——將這孩兒要順放烏處巢內，便是擱下來，他怎生更活？過個七個日頭，黃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，但聽得烏處巢裏孩兒叫道：「那耶！你存活咱每，他日厚報恩德！」宗旦使人上到巢裏，取將孩兒下來，抱歸家裏看養，因此命名佐黃巢。黃宗旦又向妻子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。其妻道：「這個孩兒真個作怪！若不與吾宗，定是滅吾族。莫若榜令殺了，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，斬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發。」黃宗旦道：「天要壞我家門，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。且養活教長成，看他又作麼生？」不覺年至十四五歲，身長七尺，眼有三角，鬚毛盡赤，領牙無縫，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，右臂上天生肉隨毬一個，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，胸前依稀生着七星顯。自小學習文章，博覽經史，性好舞劍，會把劍向空擲去，一劍須殺一人，又會走馬放箭，每發一箭，不差毫釐。輕財好義，一日，有一道士過門，將一口劍送與黃巢，稱道：「上天賜與黃巢。」道罷，不見道士去向。黃巢得這一口劍，號佐菜門劍。子細觀時，劍上有「混唐」二字。乾符二年，朝廷降詔與賈黃巢一見，

心中大喜，這是男兒立功名之時，真是：

降下一封天子詔，

惹起四海狀元心。

黃巢一日辭了爺娘，選下了日，直往大國長安赴選。黃巢登程後，免不得飢寒渴飲，夜宿曉行；來到長安，討一個店舍歇泊。明日到試院前打探試日分，到試場左側，已知得日分了。歸歇泊處來，等候得赴試日已至，同士子入試場，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。試罷，出試院等候開榜。等至三日，更無消息。黃巢意中驚疑，未免且去探榜。行得數步，探聽得試院開榜了，卻是別人佐了狀元，別人佐了榜眼，別人佐了探花郎。黃巢見金榜無名，悶悶不已，拈筆寫着四句：

拈起筆來書個字，

多應門裏又安心。

囊篋愕然途路遠，

恁皇何日返家門。

黃巢因下第了，點檢行囊，沒十日都使盡；又不曾做甚經紀，所謂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，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。道是：

柄柄菱荷枯，

葉葉梧桐墜。

細雨洒羅襪，

催促寒天氣。

蛩吟敗草根；

鴈落平沙地。

不是路途人，

怎知道滋味！

題了這詩後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，一陣價下的是秋雨；望家鄉又在數千里之外，身下沒些個盤纏；名既不成，利又不遂，也只是收拾起些個盤費，離了長安，待前途……打聽……；意下謁那賢臺，討些津發，奔歸鄉里，行了數十日，來到宋州碭山縣，小地名午溝里，打聽得那裏有一個朱教授，小名喚做朱誠，在鄉里開設學館，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徒弟，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，做了那小學的師父。黃巢思量：「咱每今番下了第，是咱的學問短淺，明日寫着榜子，做着一首詩，去見那朱五經，問他學習些個。」那詩道：

百步穿楊箭羽疎，

躊躇難返舊山居。

鴈生欲立師門雪，

乞授黃公一卷書。

朱五經看了這詩道：「秀才您每下第不歸故鄉？小生慣誦經史，教導鄉里徒弟，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，識認得個三綱五常，如門下高作末句，願學黃石公兵法，說賢丈志氣不凡，非

小生所敢與聞。」黃巢道：「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，爲見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時節，小生赴選長安，取的三名不是權勢子弟，則是豪富兒郎；咱每寒酸貧儒，縱有行如顏、冉，文如班、馬，也不中選。看來只好學取長槍大劍，乘時作亂，較是活計。咱每貧儒，處這亂世，飢來有字不堪食，凍後有書怎耐冷？便如師父平日無書不讀，直是皓首一經，也不得一名半職；便在鄉里教着徒弟，也濟得甚事？」朱五經道：「分明是如賢所教；但是小生自小兀坐書齋，不諳其他生活，只得把這教學糊口度日，爲之奈何？」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：第一的名做全昱，第二的名做存，第三的名做溫，各自小年不肯學習經書，專事遊手好閑，平常間喫籠酒，使大棒，交遊的是豪俠強徒，說話的是反叛歹事。在屏風後倒臥，忽聽得黃巢向他爺說着那使槍使劍的話，心下快活，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，未免出來與他厮見。朱五經向黃巢道：「秀才無事，且在家裏閑坐，待討些盤纏相贈。」那朱溫、朱全昱兄弟，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。一日，黃巢見有一鴈飛從天外來，黃巢拿起一張弓，滿如弦月，放一隻箭，快似流星，將鴈兒左翼射過，從半天灑下來，鴈口中啣得一紙文字。黃巢未見那文字時，萬事都休；才見了那文字後，十分惡氣上心來，鐵石萬鈞也遏不住。那紙上寫着個甚的道是：

四邊雲霧迷，

黃巢……

丈夫四方志，

急急奔仙芝。

黃巢看了這首詩，道是：「詳詩中意義，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。」（那時王仙芝在曹、濮、鄆三州作亂。）曹州是咱每鄉故，待奔歸去，又沒果足，怎生去得？那朱溫聽得恁地，說道是：「賀喜哥哥射鴈得詩，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，便无果足，又做商量，咱三個兄弟，且去買些個酒喫了，却做話說。」見那酒店前掛着一個酒望兒，上面寫四句詩道：

百尺竿頭一布巾，

分明寫出酒家春。

相逢不飲空歸去，

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黃巢和那朱溫、朱全昱、朱存三個兄弟，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，喚酒保買盃酒和肉來，四個一就喫了。那黃巢拿着酒盞擡身起來，向朱全昱兄弟道是：「咱孤單一身，流落外里，願與哥哥結義爲弟兄，他時富貴无相忘。」那朱全昱道：「咱每也有這般意思。」便敘年紀大小，黃巢與朱全昱同年，卻大了五個月，便拜黃巢爲兄，那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溫做弟弟。盟約已定，當時朱溫笑道：「哥哥好說。」

大話。您而今要奔歸鄉故，尙无盤纏，幾時得到富貴，不相忘時節？」說話裏，只見朱存出來道：「咱有一個計策，討得幾貫錢，贈哥哥果足歸去。」——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，探聽得這裏去不遠二十里，有個村莊喚做侯家莊，有個莊主喚做馬評事，家財巨萬，黃金白銀不計其數。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，打開他門，將他庫藏中金帛劫掠些與哥哥做路費歸去，怎不容易？」黃巢道：「若去劫他時，不消賢弟下手，咱有桑門劍一口，是天賜黃巢的，咱將劍一指，看他甚人也，抵敵不住。」道罷，便去。行過一個高嶺，名做懸刀峯，自行了半個日頭，方得下嶺。好座高嶺，是根盤地角，頂接天涯；蒼蒼老檜拂長空，挺挺孤松侵碧漢；山雞共日雞齊鬪，天河與澗水接流；飛泉飄雨脚廉纖，怪石與雲頭相軋，怎見得高？

幾年攬下一樵夫，

至今未曾攬到地。

黃巢四個弟兄過了這座高嶺，望見那侯家莊，好座莊舍！但見石巷開簷，山連溪水；堤邊垂柳，弄風舞鳥；拂溪橋，路畔開花，映日叢叢遮野渡。那四個弟兄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，天色正晡，且同入個樹林中，纏了；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，從那嶺腰分路入這小路上去，那樹林深處見一

個小小地莊舍，僻靜田地裏，前臨剪徑道，背靠殺人塚，遠看黑氣冷森森，近視令人心膽喪！

料應不是孟嘗家，

只會殺人并放火。

那朱溫見莊門閉着，不去敲那門，就地上捉一塊土，撒放屋上。只見一個大漢開放門出來，黃巢進前起居，問丈丈高姓？那大漢道：「我姓尚名讓，祖居潞州臨潞縣。因關東饑饉，王仙芝倡亂，遂聚衆落草，欲返鄉里，動身未得。」黃巢聽得恁地說，不覺淚眼汪汪道：「叔叔好交，俺也是曹州人氏，只因赴選長安，流落外里，而今盤纏闕乏，無因得回鄉故，撞着朱家三個弟弟，邀小人今夜做些爰生活，且借盛莊歇泊少時，求些飯喫，待晚便去。」尚讓道：「不消恁地，咱每部下自有五百個囉囉健兒，人人猛似金剛，個個勇如子路，倘得門下做個盟主，可擇日便離此間，沿途殺掠回去，不旬日間便到故鄉，參見父母。」黃巢道：「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，所向無敵，何況更有五百人相從，何事不濟？」道罷，尚讓釀酒殺牛，排辦茶飯。黃巢次早與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溫三個弟弟相別，隨行拿盡囑付他日兄弟每富貴時，誓不相忘。道罷，各自離去。那黃巢得五百賊衆，揀下辛卯日離那懸刀峯下，將那村莊放火燒了而去。一路上遇着倉庫，便切奪米糧，投向曹、潞州路回去。不數月，行到臨

濮縣，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；兩個潛地入縣坊去。但見縣城摧壞，屋舍皆無，悄無人煙；惟黃花紫蔓，荆棘蔽地而已。行到前面，見荆棘中有一草舍，有個老叟在彼住坐。尙讓往見老人，因賦一詩道：

老人來此話離情，

淚灑殘陽訴楚荆。

白社已應無故友；

秋波依舊遠孤城。

高天軍壘齊山樹；

昔日漁家今野營。

牢落故鄉灰燼後，

黃花紫蔓上牆生。

尙讓吟罷此詩，同黃巢問老人借宿。老人道：「昨因王仙芝反叛，尙君長軍敗，已在狗脊嶺伏誅，累及爺娘良賤，一齊斬了。見今出示捕捉他弟尙讓未獲。」說得尙讓頂門上喪了三魂，腳板下走了七魄。遂與黃巢不敢逗留，急奔過那縣北十里頭，小地名仁義里，投奔舅家借宿。行至一更後，月色初上，到得仁義里，悄无一人；只見舅家屋內，新墳纍纍，尙讓行得辛苦，與黃巢且坐歇子。因感泣，乃爲詩一首：

平生感慨有誰知？

何事謀身與願違！

上國獻書還不送；

故園經亂又空歸。

孤城日暮人煙少；

秋月初寒壘上稀。

世境岷然如夢斷，

豈能和淚拜親闈！

黃巢爲見尙讓吟詩，他也吟四句詩道：

秋光不見舊亭臺，

四面荒涼瓦礫堆。

火力不能燒盡地，

亂生黃菊眼前開。

兩個吟詩一罷，放聲大哭。忽聞人語馬嘶，說得黃巢、尙讓兩個潛伏荆棘中。須臾兵圍搜捉，黃巢兩個被亂軍捉住，却是齊州王瑤部下兵衆。因見尙讓，喜曰：「尙先生在這裏！」因問黃巢：「此丈姓甚名誰？」尙讓依直與他說了。王瑤道：「黃巢莫是曹州冤陶縣黃宗旦的兒子麼？近見費博古向咱道：「將次有個尙讓面帶得一個黃將軍來，可立他做軍長。」這人應着謠讖。近來桑門現，大內金星又現，嘉德殿前黃蟻鬧聲如雷，終南山石人自哭，血雨降下，石人言道：「三七二十一，由字頭不出，脚踏八方地，果頭三屈律。」又大內前地陷，得石碣，有字道：「貝邊戎，亂中國；非青，非白，非赤，